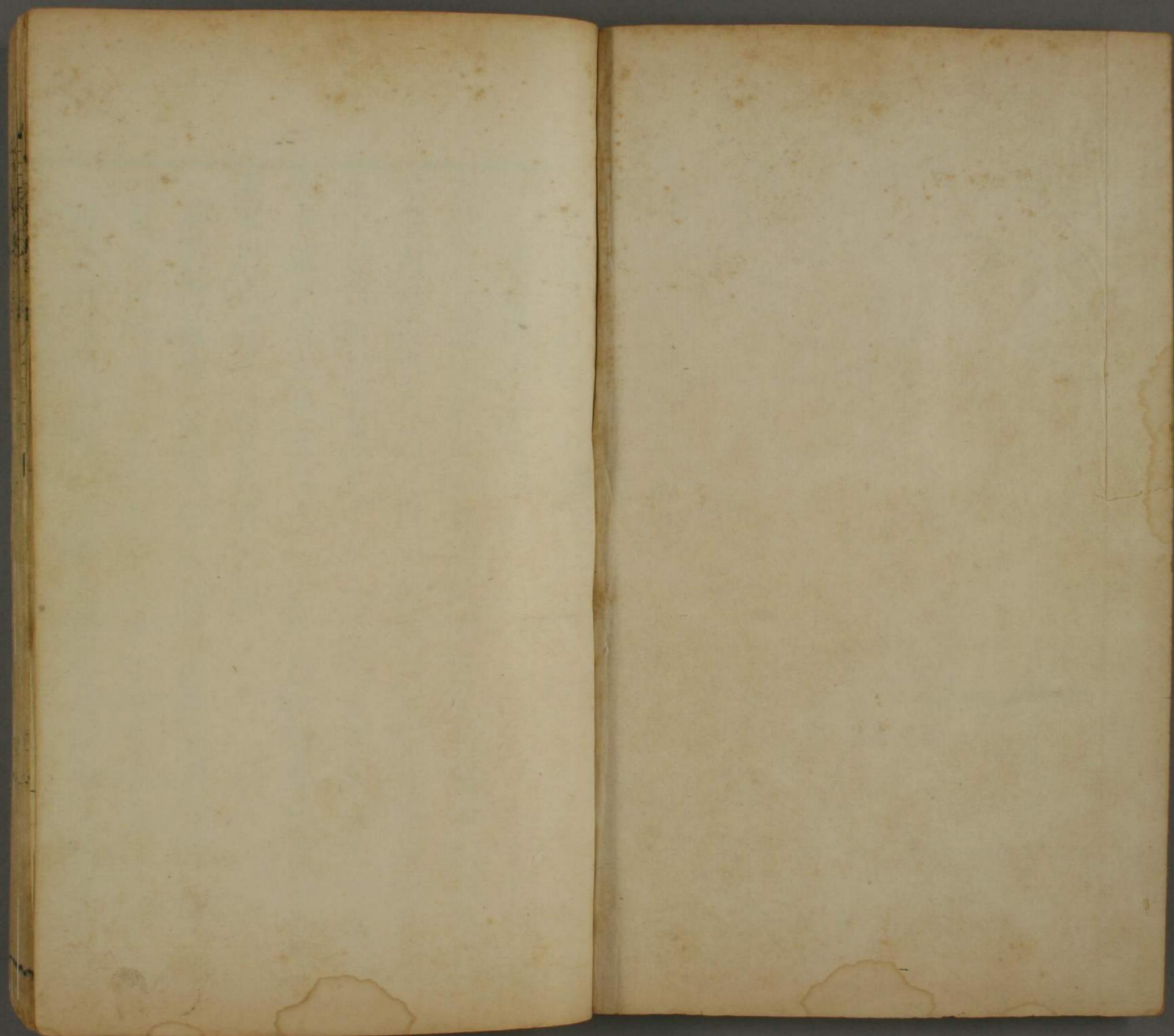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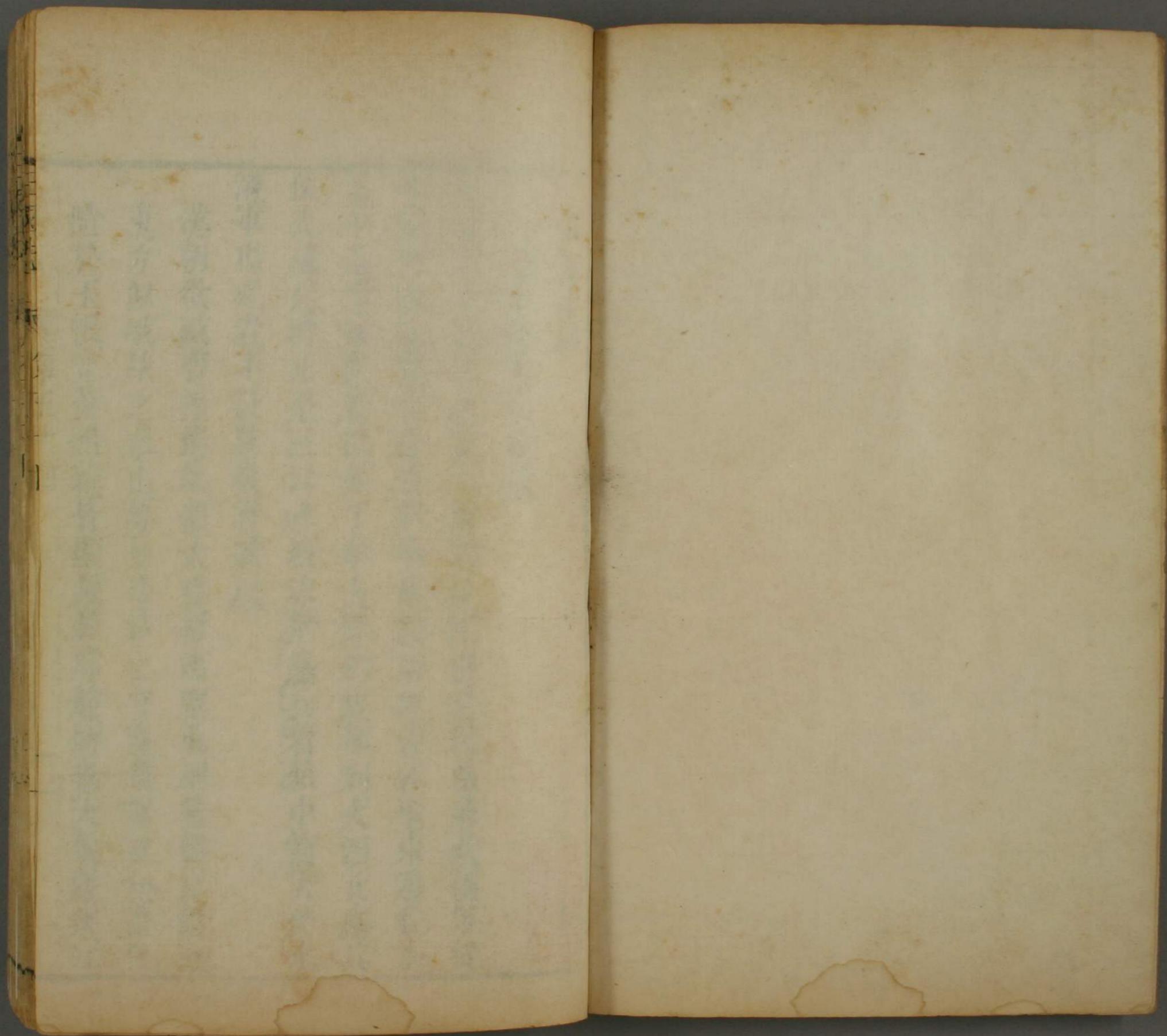


特 別  
~ 21  
3536  
12







第五十回

曹操敗走華容道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頭。兵應兵仗。火威此時。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軍馬死者。不計其數。有賦曰。

漢朝欲滅曹操。獨雄領大兵。初臨塞北。列戰艦以圍江。東方似峨峨之泰山。勢如浩浩之穹窿。劍佩交加。盡參隨於玉帳。堦蓋錯雜。皆顯耀於滕艫。時也。天氣嚴寒。江



聲吼凍夜月上而星斗昏東風起今天地動展黃蓋之神威助周郎之妙用流光閃爍湧一派蒼浪之波烈焰飛騰掃百萬貔貅之衆俄而巽二施威孟安振怒祝融發雷霆之聲熒惑蕩乾坤之步波底魚龍雲間烏兔愁海竭而江枯總魂驚而魄懼帆檣森聳皆爲風內之灰却大通不是妙舊乃是相題行文字字新者也士卒殄瘁已絕陽關之路忽見將衝紅焰軍突黑烟周泰橫衝鋼之槩韓當挽雕弓之弦蔣欽捐軀而挫銳陳武捨命而爭先公瑾周郎談笑獨揮其塵尾德謀程普往來盡仗乎龍泉乃有徐盛輔合於丁奉呂蒙協助於甘寧凌統提兵殺散山前之陣潘璋縱火焚燒岸上之

營營太史慈斷蘄黃之要道董元伐劫江漢之途程吳侯駕船爲後應陸遜驅騎而前征恍若密布天羅深埋地網乘馬者莫可加鞭駕船者安能蕩漿風送火勢焰飛千丈之光火趁風威聲撼半天之響焦頭爛額以浮沉粉骨碎身而偃仰嗟呼遍野橫屍滿江流血聞鬼哭而神號似天崩而地裂孔明回還夏口兮風正狂孟德敗走華容兮火未滅數旣難逃天已剖決鼎分二國之山河名播一時之豪傑朱賢有詩曰

浩浩長江風浪生當年赤壁夜交兵負忠若木因黃蓋妙用何曾識孔明戰艦鏖鏖乘烈焰征驍鐵甲陷連營

二橋穩坐東吳地。留得周郎萬古名。又詩曰

魏吳爭鬪決雌雄。赤壁樓船一掃空。烈火初張照雲海。

周郎曾此破曹公。又詩曰

謾誇黃蓋施猛火。須仗諸葛夏口風。况是周郎謀太毒。

盈江戰艦一時空。

烈焰西焚魏帝旗。周郎開國虎爭時。交兵不用揮長劍。

已挫英雄百萬師。靜軒先生詩曰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憶前朝暗慘傷。南士無心迎魏武。

東風有意便周郎。火延戰艦旌旗赤。烟漫長江草木黃。

城廓不殊人物異。蕭條光景幾斜陽。

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因此救得曹操登岸尋着

匹走時。軍已大亂。先說韓當冒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

士卒報道後稍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聽之。但聞

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必黃公覆也。乃急救之。果是黃蓋

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當急脫去濕衣。用刀剜出箭頭。

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穿。先令別船送回寨療理。只

爲黃蓋深知水性。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不說

江中麤兵。却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寧將蔡中一

刀砍于馬下。就草上放起火來。呂蒙遙望中軍火起。也放

十數處火。接應甘寧。潘璋董襲分頭放火。吶喊。四下鼓聲。

大振曹操共張遼引百餘騎在火林內走遍看前面無一處不着正走之間毛玠救得文聘性命引十數騎到操令軍尋路張遼指道只有烏林地面空濶可走操逕趨烏林地面正走之間背後一軍趕到大叫曹賊休走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操催軍馬向前留張遼斷後敵呂蒙前面火把從山峪擁出一軍擺開大叫凌統在此前後掩殺曹操肝膽皆裂忽刺斜一彪軍到大叫丞相休慌徐晃在此引軍混戰衝條走路背後又有一軍趕來因此呂蒙凌統戀住廝殺被張遼徐晃保曹操去了操望南走一隊軍馬屯在山坡前徐晃出問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張顛有三千餘北地軍馬列寨在彼當夜見滿天火起未敢轉動接着曹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其餘留着護身操得這枝生力軍馬心中稍安却說馬延張顛二將飛騎而來前行不到十里幾聲起一彪軍出馬延問之那員將大呼曰吾乃東吳甘興霸也言未畢一刀斬延於馬下張顛挺鎗迎之被甘寧大喝一聲措手不及隨即一刀斬顛於馬下後軍飛報曹操說二將皆被甘寧斬之操不敢望南夷陵走撥回馬望西便走路上撞見張郃操令斷後縱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漸遠操心方定問曰此是何處數內有荊州降將曰此是烏林之西宜都之北操見樹木叢

雜山川險峻正行之間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諸將問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別人單笑周瑜無謀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時預先在這裡埋下一軍如之奈何因此故笑說猶未了兩邊鼓聲響處火烟竟天而起驚得曹操幾乎墜馬半腰裏一彪軍殺出眾軍皆呼趙子龍在此等候多時操教徐晃張郃雙敵趙雲遂乃冒烟突火而去子龍尋思歸師勿掩窮寇莫追因此不來追趕只顧奪老賊也吃得好苦此時尚能橫梁賊詩否乎擄旗幟曹操得脫天色微明黑雲罩地東南風尚然不息驟雨大降渾似盆傾甕倒濕透衣甲冒雨而行行不到兩箇時辰身上無一寸乾衣辰時已後雨止風息諸軍皆有

饑色操令軍士往村落中擄掠糧食尋覓火種去不多時又聽得山後火起軍士皆回尋得些小糧米操教載在馬上而行後軍趕到操心正慌原來却是本部下軍兵爲首將李典許褚保護得眾謀士百餘騎趕到操大喜令軍馬且行問道前面是那裡地面人報一邊是南夷陵大路一邊是北夷陵山路操問那裡投南郡江陵去近伏道人稟曰取南夷陵過葫蘆口去最便操教走南夷陵行至葫蘆口軍皆饑餒行走不上馬亦漸乏在路倒了者極多操教前面暫住馬上有稍帶得鑼鍋的也有村中擄得糧米的便就山邊揀乾處理鍋造飯割馬肉燒吃盡皆脫去濕衣

於風頭晒晾馬皆摘鞍野放咽咬草根操坐於疎林之下  
仰面大笑諸官問曰適來丞相笑周瑜諸葛亮引惹出趙  
子龍折了許多人馬如今又笑何爲操曰吾笑諸葛亮周  
瑜雖有將才智不足耳若是我用兵時就這箇去處也埋  
伏一彪軍馬他是以逸待勞之衆我是救死不暇之人縱  
然脫得性命皆不免重傷矣吾是以笑之說猶未了前軍  
後軍一齊發喊操皆棄甲上馬多有不及收馬者四下早  
有火烟布合山口一軍擺開爲首者乃燕人張翼德橫矛  
立馬大叫操賊下馬受縛諸軍衆將見了張飛盡皆膽寒  
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張遼徐晃二將縱馬也來夾攻  
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操先走退諸將各自脫身張飛從  
背後來趕曹操迤邐奔逃追兵漸遠回顧衆將多有帶  
傷者操行之間前面有兩條路軍士覆曰兩條路皆取南  
邵不知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却  
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却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  
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望之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烟  
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  
烟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到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  
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數箇小卒於山  
僻燒烟令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却伏兵在於大路等

着吾料已定因此却走華容諸將皆曰丞相妙策人不可及遂勒兵走華容道逕奔荊州於路如何

關雲長義釋曹操

曹操當日引軍走華容道此時人皆饑倒馬盡走乏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中箭着傷者勉強而走衣甲濕透箇箇不全軍器旗旛紛紛不整大半皆是夷陵道上被趕得慌只騎得割馬鞍纏衣服盡皆拋棄正值隆冬嚴寒之時其苦何可勝言望前面而行不到十里軍馬不進操問爲何回報曰前面是山僻小路早晨下雨坑塹內積水不流泥陷馬蹄不能前進操大怒曰軍旅逢山開路遇水疊橋豈

有泥濘不堪行之理傳下號令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強壯者擔土束柴搬草運蘆填塞道路務要即時行動如違令者斬之多半下馬就路傍砍伐竹木於路填塞操恐後軍來趕令張遼許褚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但遲慢者斬之此時軍已饑乏衆皆倒地操喝令人馬沿淺而行死者不可勝數惡人惡人號哭之聲於路不絕操怒曰死生有命何哭之有如有再哭者立斬之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填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鏡整齊者操催行動衆將曰馬盡乏矣只好少歇操曰趕到荊州將息未遲又行

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眾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為也。今此一敗，是吾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眾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忽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汲急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即將從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

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翼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為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矣。今日奉命，豈敢為私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此等言語，動得君子，動不得小人。還能記否。古之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為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當時曹操引這件事來說，雲長是箇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想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與眾軍曰：四散擺開，這箇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操見雲長回馬，便和眾將一齊衝

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今人不知若若結下冤仇後路相逢如何放過老臘放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哭拜于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遠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嘆一聲並皆放之後人史官有詩讚曰

徹膽常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地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

宋賢有詩曰

曹公兵敗走華容正與雲長狹路逢蓋爲當初恩義重故開金鎖走蛟龍

曹操既脫華容之難行至谷口顧所跟隨軍兵有二十七

比及天晚已近南郡火把齊明一簇人馬攔路操曰吾命休矣只見一羣哨馬衝到方認得是曹仁軍馬操縱安心曹仁接着言道雖知兵敗不敢離遠附近迎接操曰幾與汝不相見也接入南郡隨後張遼也到言雲長之德陸續皆隨首將歸南郡操點將校中傷者極多操令將息坐至半夜仰天大慟衆將曰丞相於虎窟龍潭中逃難之時當哭處笑當笑處哭活人不說只說死人大奸大奸全無懼怯今已到城廓人已得食馬已得料整頓軍馬再去復仇何故痛哭操曰孤哭郭奉孝耳衆將曰郭嘉已喪久矣丞相哭何意操曰若郭奉孝在不使孤有此大失矣遂搥胸大哭曰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衆皆默然

史官有詩曰

緯地經天實可誇少年才學冠中華曹公深識真樑棟  
兵敗猶然想郭嘉

次日天曉曹操喚曹仁曰吾今暫回許都收拾軍馬必來報仇汝可保全南郡堅壁休出若攻打至急吾有一計密留在此非急休開開則依計用之百發百中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曹洪等親密受之將軍馬盡撥與汝所有荊州原降文武吾盡帶回許都陞用仁曰合淝襄陽誰可守之操曰荊州是汝領之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之合淝最爲緊要之地吾令張遼爲主將樂進李典爲副將保守此也

但有緩急飛報將來曹操分撥已定遂上馬引七百餘人連夜奔許昌而去曹仁乃遣曹洪據守夷陵南郡之勢以防周瑜却說關雲長引五百校刀手回見玄德此時諸軍皆得馬匹器械錢糧已回夏口精神百倍雲長不獲一人一騎盡皆放了空回見玄德孔明正在廳上作賀忽報雲長至孔明忙離坐席執盃相迎曰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與普天下除其大害合宜遠接慶賀雲長默然孔明曰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回顧左右曰汝等緣何不先報覆雲長曰關某特來請死孔明曰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也雲長曰是從那裡來關某無能因此走透孔

三國志  
明曰：拏得甚將士來，雲長曰：皆不曾拏的。孔明曰：此是雲  
孔明是箇老賊  
長想曹操昔日之恩，故意放了。昔日漢高祖斬丁公，封雍  
齒，所以正軍法也。王法乃國家之典，刑豈容人情哉？既以  
孔明未嘗不是  
遺下軍令狀，罪不能免，推出斬之，以正軍法。雲長性命未  
知如何。

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戊子歲至本年止首尾  
共一年事實

總評

雲長忠義性生，孔明籌之已熟，又知老瞞未合斷送，  
真箇是天時人事了了，皆知者也。

本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五十一回

周瑜南郡戰曹仁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乃告之曰：昔吾弟兄三人結義  
之時，誓同生死。今日兄弟犯法，固當死罪，奈何違却前盟？  
望權記過後將功贖之。衆皆哀告，孔明方纔饒了。却說周  
瑜收功點將，各各類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發付渡  
江賞勞了畢，遂進兵攻取南郡。即今江陵是也前隊臨江下了寨，  
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與魯肅程普共議玄德之事。軍士  
報覆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

言王公特命乾再拜都督大德輒有薄禮上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奸雄乾答曰見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有孔明否乾曰敢有在彼瑜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也瑜納了禮物徐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爲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口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害了許多生靈眼觀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見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肅曰當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他說話若應允得便罷如不應允未及他取南郡先結果子劉備肅曰某願同往周瑜曾肅引三十輕騎逕投油江口來却說孫乾回見玄德說周瑜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

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裏爲這些小禮肯來相謝止爲南郡而來玄德曰若提兵來若何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玄德已知會了孔明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就列軍馬人報周瑜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請到帳中各敘禮畢兩邊對坐玄德舉酒頻以美言致謝慶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玄德公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聞知足下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請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自古云欺敵者亡又

俗語云事無必取曹操比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

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待吾取

不得南郡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為證都督休

悔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何悔之有孔明曰都

督此言甚是公論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

之天下也先儘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是也有何不

可哉周瑜相辭玄德送上馬而去回問孔明曰却纔先

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間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劉

備孤窮一身四海無置足之地若得南郡權且容身不爭

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

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耶玄德曰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

斫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曰良計安在孔

明日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理會在江口屯劄按兵

不動却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也許玄德取城

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落的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曰

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躬身上帳曰某

願取瑜曰汝為先鋒可使徐盛丁奉為副將撥五千精銳

軍馬首先渡江吾隨後以為應兵蔣欽領兵去了却說曹

仁在南郡先分付曹洪守夷陵以為犄角之勢深溝高壘

而不出戰人報吳兵已渡漢江必須迎之仁曰堅守勿戰  
 為上驍騎牛金奮然而進曰吳兵臨城而不出戰是怯也  
 况吾兵新敗若不重扶銳氣軍皆墮也願借五百軍士某  
 當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出馬與下奉更不打話約戰  
 四五合下奉敗走牛金引五百軍追趕入陣奉指揮五千  
 軍一裹圍牛金於陣中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  
 望見牛金困於垓心慌教左右備馬長史陳矯諫曰丞相  
 以重任付托將軍牛金不聽約束妄自出戰以致如此假  
 使便棄此數百人將軍何苦響出而救之仁曰不然牛金  
 一失則南郡不可保也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  
 出城陳矯於城上助喊擂鼓曹仁領兵離吳兵百餘步

於一溝之上陳矯欲與曹仁只就那裏任劉造與牛金為  
 勢只見曹仁大呼一聲躍馬飛過淺溝眾皆奮力而過仁  
 獨當先揮刀殺過吳陣徐盛迎之不能當抵曹仁殺到垓  
 心救出牛金仁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回  
 突入重圍所到之處莫敢遮欄又救出這一彪軍馬正遇  
 蔣欽攔路曹仁奮力衝散牛金助威仁弟曹純亦引兵出  
 混殺一陣吳軍大敗曹仁得勝緩緩而行陳矯等迎門接  
 着舉盃稱賀將軍真天神也却說蔣欽兵敗折軍數多回  
 見周瑜瑜大怒欲斬之眾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與曹仁決

戰甘寧出口都督未可造次令曹仁令曹洪據守夷陵爲  
犄角之勢其願乞精兵三千逕取夷陵都督然後可取南  
郡也瑜服其論先教甘寧領三千兵攻打夷陵早有細作  
渡江報知曹仁仁慌與陳矯商議矯曰將軍若不救夷陵  
則南郡必有失也仁從之遂令曹純并騎將牛金暗地領  
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在前誘敵吾當斷  
後却說甘寧引兵至夷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  
合洪敗走寧奪了夷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  
合圍了夷陵探馬飛報周瑜備說甘寧困於夷陵城中瑜  
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  
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兩下皆悞呂蒙奮然曰臣  
甘興霸乃江東股肱之臣也若不救之何以使人哉瑜曰  
吾欲自往救之留何人當此大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  
以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和凱歌瑜曰未知凌公  
續敢當此任乎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  
稱其職矣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卽日起兵投夷  
陵來蒙對瑜曰夷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只是山路險  
隘可差五百小軍去小路上砍倒柴薪斷絕此處敵軍若  
走可得其馬如勝則連夜進兵便襲南郡一鼓而可得也  
瑜從之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出口某願往卽

時綽刀上馬直殺入曹軍之中。逕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共說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來日內應。却說曹洪曹純牛金共議甘寧之事。洪曰：「即日周瑜兵至。怎生迎敵？」牛金曰：「先使人報南郡。然後某爲先鋒迎之。」洪遣人報曹仁。次日吳兵至。鼓聲大震。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亂柴滿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三百餘匹。周泰驅兵日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馬兩軍混戰。天色已晚。各自收兵。且說曹仁到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夷陵。勢已危急。何不拆開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此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一氣周瑜

却說曹仁拆開計策觀畢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天明大小軍馬盡皆出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自救出甘寧。未及六日。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見女牆邊虛擡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心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左右分布兩軍爲翼。如前軍得勝追趕。只待鳴金方許退步。」就教程普督後軍。吾親自

取城當日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揮鞭指點誰人向前一人應聲而出乃韓當也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大呼姓名搦周瑜戰周泰出馬與曹仁戰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後軍先退曹仁曹洪兩箇歷後周瑜指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周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指點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手一齊發勢如驟

雨爭先入門的都擲入陷馬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瑜却得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軍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墜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仁曹洪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凌統引一軍從側首截出救了吳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得敗軍傷折數多丁徐二將救了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鉗出箭頭來將金瘡藥掩塞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言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一彪軍來搦戰程普

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至三日程普  
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牛金直來寨門外叫罵說娶捉周瑜  
程普與眾商議不若暫且罷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眾皆  
言曰論之甚長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  
曹兵常扣寨前叫罵只等眾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  
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而  
問曰何處鼓噪呐喊眾將答曰軍中教演士卒瑜大怒曰  
何敢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痛罵我軍程德謀既  
然總兵何為不出請來吾親問之程普至普曰為見公瑾  
瘡盛醫者屬言甚勿輕觸果是曹兵連日搦戰造次不敢

報知瑜曰汝等不戰三主意若何普曰眾將皆欲收兵曹仁

江東待公瘡平復却作區處周瑜聽罷於床上奮然躍起

而言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

也豈可為吾一人而廢國家之大事乎言訖乃披甲上馬

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十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

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

必橫天再不敢正觀吾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而

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

眾將曰可大罵之以激其戰眾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

戰將出迎比及潘璋欲出周瑜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

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與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在瑜曰吾身亦通病苦無痛楚欲令曹兵說我病危必欺敵也可使心腹人數千騎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却于四下埋伏一鼓而可擒曹仁必得南郡矣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掛孝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冲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止論間忽報吳寨內走出十數軍士到來有密報的言語中間亦有一人原是擄過去的

曹仁慌忙下廳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唾前金瘡碎裂歸寨而死即日衆將收拾掛孝我等皆被程普之辱故特歸投降以報此事曹仁大喜賞賜了畢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悞曹仁撥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儘數起兵當日黃昏分撥已定初更後離南郡逕取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突入中軍但見虛插旗槍而已情知中計急慌退軍四下砲聲齊發東門韓當蔣欽殺來西門周泰潘璋殺來南門徐盛丁奉殺來北門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急望南郡而來三路軍兵皆被衝散首

尾不能相救先說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來投曹洪洪  
 等一枝軍馬已散大半只得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  
 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入殺一陣曹仁引軍  
 刺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不敢回南郡送投襄陽大  
 路而走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任眾軍逕到南  
 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  
 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周瑜大怒使甘寧  
 引數千馬軍逕取荊州凌統引數千馬軍逕取襄陽然後  
 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之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  
 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着張

飛一陣殺敗曹仁北逃張飛就在荊州城中駐劄又一探  
 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賈兵符詐稱  
 曹仁求救惇速引兵進發却教關雲長取了襄陽二處城  
 池亦不費力盡皆屬劉玄德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  
 普曰拏住陳矯兵符盡屬此人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  
 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見識與孟德公瑾輩也只相上下不甚懸絕只  
 是不動聲色從容而行談笑而得自是大作家矣此  
 都是養到處不易及也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傍畧四郡

却說周瑜聽知孔明借東吳力而取荊州如何不氣氣傷

此等

之人德自取死耳何損于人哉可笑可笑余

箭瘡半胸方甦眾將皆在面前勸解周瑜大怒曰若不殺

不獨笑周郎已也

諸葛亮村夫怎息吾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吾之力即日

起兵打南郡定要歸還東吳是我之願正商議之間人報

魯子敬至接入帳中瑜曰吾欲起兵與劉繇諸葛亮共決

勝負復奪城池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共決雌雄尚未

分○成○敗○主○人○吳○侯○見○攻○打○合○淝○未○下○不○爭○自○家○互○相○吞○併

曹○兵○乘○虛○而○來○其○國○危○矣○况○劉○玄○德○舊○曾○與○曹○操○至○厚○倘

通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東吳如之。柰何。瑜曰。吾等用計決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圖見成。吾乃思之深。可恨也。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周瑜便令魯肅往南郡去。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王人與軍師在荆州城中。肅逕奔荆州。見旌旗整列。肅自忖度。孔明非常人也。軍士報覆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共講禮畢。申謝罷。玄德與肅分賓主而坐。孔明斜臉相陪。茶罷。肅曰。王人吳侯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眾。各下江南。實是來擒皇叔。今江

東廢了錢糧。折了人馬。帶傷者不可勝數。幸得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荆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荆襄。此何理也。望明白一言。以決去就。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出此言也。昔日荆襄九郡。非是東吳之地。乃荆王劉景升之基業。吾王人乃劉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荆州。有何不可。豈不聞物見主之言乎。肅曰。若公子劉琦占住。尚自可矣。今公子在江夏。湏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要見有何難哉。喚左右請公子出來相見。便了。劉琦從屏風後。兩從者扶出。琦與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

久言曰公子若在如何不在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

孔明甚圖融可法可法

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還我東吳孔

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大宴相待魯肅肅當日出城連

夜歸寨見周瑜言公子之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

周瑜蓋甚子敬遠通

便得他死這荆州何日得之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

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所見肅曰吾觀劉

琦過於酒色病入四肢見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

年其人必死那時征討荆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周瑜猶自

忿氣未消忽報吳侯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吳侯圍合淝

累戰不捷急令都督盡收軍回周瑜只得休兵罷戰拘集

衆多軍馬且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却來合

淝吳侯軍前聽調用却說劉玄德自得荆州南郡襄陽心

中大喜與孔明商議久遠之計忽然堦下一人上廳獻策

此人乃山陽人也姓伊名籍字機伯玄德感舊日之恩十

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

以問之玄德曰願公一言以薦賢者籍曰荆襄世家弟兄

五人惟一人大賢者眉間有白毛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

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

白眉最良其弟馬謖字幼常玄德遂命請之馬良至入見

玄德禮畢高坐玄德求久遠之策良曰襄陽受敵之地恐

三國志  
良、不、負、自、稱、也、第、今、天、下、自、眉、儘、有、青、眼、絕、無、噫  
不可久守好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士以守之就  
表奏劉琦為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四郡積收錢  
糧以為根本此是能保荆襄久遠之計也玄德問曰四郡  
即日何人為守良曰武陵太守金旋長沙郡太守韓玄桂  
陽郡太守趙範零陵郡太守劉度若取得這四郡乃魚米  
之鄉漢上可保長久矣玄德大喜遂問四郡先取何郡後  
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  
後湘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甚喜遂用馬良為從  
事官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荆  
州便議調兵起發取零陵郡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後孔

明立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劉封  
守江陵時建安十四年春正月也孔明調兵起行却說劉  
度在零陵城中聽知孔明軍馬到來喚其子劉延商議延  
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何足懼哉兒觀本州  
上將邢道榮有萬夫不當之勇使開山大斧重六十斤可  
以迎敵劉度喚至邢道榮自誇曾中武藝不讓古之廉頗  
李牧度重賞劉延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  
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兩邊陣圓相對  
邢道榮出馬橫大斧厲聲高叫反國之賊安敢侵吾境界  
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幟分明中間一輛四輪車車中端

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

此老慣家

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片甲不回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竟殺過來孔明教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逕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剗住忽地中央分開不見四輪車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是燕人張翼德也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

大將攔住去路乃常山趙子龍也道榮措手不及滾鞍下

馬受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立德孔明擁至帳下立德大怒

喝令教斬孔明急止之且留人問道榮曰汝若與吾捉了

劉延便准你投降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如何捉得道榮

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

某為內應活捉劉延獻與軍師城中劉度自然降矣立德

不肯孔明曰那將軍非謬言也可放之道榮得放回寨盡

實告訴劉延延曰如之柰何道榮曰將計就計今夜將兵

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劉延

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軍到寨口每人各有草把一齊

點着火焰燒空。劉延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兩軍乘勢趕來。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劉延見道榮急回。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燕人張翼德也。劉延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出雲一鎗刺道榮於馬下。劉延急撥馬便走。被張飛活捉過來。看孔明此等作用。真如高棋對低手。不動一毫氣色也。綁縛回見孔明。延曰：邢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押過劉延。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把馬送劉延回零陵。見父說孔明之德。父子即時賞印綬。離城逕到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復爲郡守。以供錢糧。其子劉延於荊州隨

軍辦事。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遂乃勒兵來取桂陽。未知勝負。且聽下回分解。

### 趙子龍智取桂陽城

却說玄德取了零陵郡。諸將皆屬調遣。安撫居民。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爭取桂陽。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取。孔明教拈鬮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而言曰：我並不。要相幫。只要三千軍。獨自領去。便要得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賞了軍狀。

選三千精兵隨趙雲都妙去張飛不服玄德喝退趙雲歡歡喜喜領了三千人馬逕望桂陽進發却說桂陽太守趙範并聽人報趙子龍引軍來取城池趙範急喚軍官商議兩箇管軍校尉來見趙範一箇姓陳名應一箇姓鮑名龍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都在桂陽管軍二人對趙範曰劉備乃反漢之臣更兼惡了曹丞相若來時合與他相持某二人願為前部趙範曰趙人守劍有些意思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如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若果不

擒趙雲回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拘不過只得教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子龍將近桂陽前面哨探操軍回報敵軍來到趙雲把三千人馬擺開以待軍來陳應兵至也列成陣勢陳應上馬綽飛叉而出趙雲挺鎗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荆王之弟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荆州特來撫民汝乃反國之賊何故迎敵陳應回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順劉備乎趙雲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撚飛叉驟馬而來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有敵不過撥馬敗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來雲一手綽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到揮手活

捉陳應而回擲於馬下。餘軍皆走。雲縛陳應入寨。叱之曰：「量汝安敢敵吾。吾不殺汝。汝可說與趙範早來投降。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吾本心要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叱退陳應。趙範將帶印綬，引十數騎，逕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上賓，置酒相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今說起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若不棄結為兄弟，子龍與趙範同年，子龍長範四箇月，日範因此拜子龍為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大喜。至晚，子龍送範出寨，次日趙範請子龍、安民、子龍教軍馬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居民香火迎門，而接子龍教四門掛榜。安民已畢，趙範邀請入衙筵席。酒至半酣，請入後堂相待。子龍見範慇懃，強飲微醉，範入後堂，請出一婦人，與子龍把酒。子龍見其婦人身穿縞素之衣，有傾城傾國之色。子龍問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子龍不肯，樊氏辭歸後堂。子龍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箇緣故。賢兄勿阻，故兄棄世已及三載，家嫂守寡終不爲了，弟常勸改嫁，之嫂曰：『若三件事兼全，我方嫁之。』第一要名譽動蕩，第二要與家兄同姓，第三要文武雙全。舊曾有識普天之下，那

得這般巧的。今將軍堂堂儀表名震四海與家兄同姓先在鄉中又與家兄相識將軍文武雙全智勇足備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十餘萬嫁資與將軍為妻結累世之親可乎。子龍大怒而起厲聲而言曰汝嫂即吾之嫂也豈可作亂人倫之事乎。趙範羞慚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何無禮也。遂乃目視左右有捉子龍之意子龍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忿怒上馬出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陳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箇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來引兵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軍足矣當夜

二人引五百軍逕奔子龍寨來投降子龍聽得這話心中已知其詐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特用美人計賺將軍歡喜醉中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大喜用酒灌醉縛於帳下却擒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子龍喚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吾者陳應鮑龍也不干眾軍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眾軍拜謝將降將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子龍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明火照之果是自家

軍馬趙範急忙出城子龍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前赴桂陽子龍迎接入城推趙範於塔下孔明問之範言以嫂嫁子龍本是好意不想惱亂以致如此孔明與子龍曰美色天下人愛之公何獨如此子龍曰趙範之兄曾在鄉中有一面之交今若娶之

惹人唾罵一也其婦再嫁使失其大節二也趙範初降其

心不可測三也王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

人而廢王公之政四也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

若何子龍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

乎玄德曰子龍乃真丈夫也遂放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

範拜謝而去重賞子龍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

是無用之人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直捉太守金

旋獻來帳下是我之願孔明大喜而言曰翼德要去不妨

但要依一件事飛問曰何事未知孔明有何計策去取武

陵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孔明妙處是以公子塞口且公子之病亦未必真可

惜子敬不知耳

趙子龍不娶趙範之嫂只恐其是美人計耳然亦不可及矣以觀曹孟德好色之輩何止天淵也

第五十三回

黃忠魏延獻長沙

却說孔明與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便引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而來守界人探知其事隨報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前來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乃當世虎將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爲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爲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衆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

利金旋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飛平生性急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令首將出迎眾皆畏懼莫敢向前旋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下城上亂箭射下旋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于馬下軍士割頭以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贖印綬往桂陽見玄德至半路遇見呈獻已畢玄德大喜就令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至武陵安民了當馳書去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

請曰聞知長沙未曾取得如兄長想手足之情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荆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早來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二千軍去我聞長沙太守韓玄何足爲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南陽人也姓黃名忠字漢升乃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表姪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然年近六旬鬚髮蒼白使一口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乃湘南將佐之領袖不可輕敵雲長旣去必湏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故長別人之銳氣滅自己之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湏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

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當雲長不依  
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與玄德曰雲長平生傲上而  
不怨下輕敵黃忠只恐有失請主公同行接應雲長以取  
長沙玄德從之隨後望長沙進發却說長沙太守韓玄平  
生性急不以人爲念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  
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  
一千箇來一千箇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  
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  
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  
喜遂賞賜了楊齡齡就帶一千軍馬飛奔出城約行五十

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却纔擺開楊齡挺鎗出  
馬立於陣前大罵雲長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  
取楊齡齡挺鎗來迎雲長手起刀落砍爲兩斷追殺敗兵  
直至城下韓玄聽知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頭上  
觀看忠提刀縱馬早過吊橋後隨數百騎軍雲長見一老  
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雲長橫刀立  
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吾名焉敢犯境雲  
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合不分勝負  
韓玄恐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  
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

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羸之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却坐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人殺過吊橋喊聲起處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却纔用刀砍之忽聽得腦後一聲響處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擄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饒了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與了一匹青馬雲長至晚退黃忠尋思難得

○漢○升○自○是○好○人○  
雲長如此義氣我本死狗人他<sub>○</sub>不忍殺害吾來日安忍射之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韓玄喚黃忠附耳言教箭射之忠應允遂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不下黃忠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思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任刀把弓虛拽弦響雲長急閃却不見箭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說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巧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

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急喝令左右捉下黃忠斬之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罔我汝前日不決戰必有留連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然往來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却纔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散刀手救起黃忠好一箇救星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韓玄殘暴不仁輕賢重色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願隨者便來百姓視之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器宇軒昂貌類非俗宛似關將義陽人也姓魏

名延字文長本人自襄陽趕劉立德不着故來依傍韓玄玄怪魏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屈沉于此當日救了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撫民已畢請黃忠相見忠托病不出雲長即使人去請立德孔明却說立德孔明自雲長來取長沙隨後催促人馬正行之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止立德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言畢看看午未見一小校飛報前來報說關將

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皆等王公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盡言其事玄德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後史官有詩讚黃忠曰

將軍氣槩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羞慚寶刀燦雪彰神勇鐵騎西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大喜黃忠待之甚厚雲長引魏延亦言其事玄德敬之孔明勃然曰韓玄與汝無讐殺之乃大不義也人人效此必懷異心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簇下魏延未知性命

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仲謀合肥大戰

玄德見斬魏延急命止之問孔明曰誅降殺順大不義也要知孔明此舉非真欲殺魏延也特為玄德結一好緣

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何故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後史官有詩曰

知己知人乃聖賢先明預曉得心傳臥龍相法高天下曾向長沙識魏延

玄德曰若斬此人非安漢上之計也方勸免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有異心

早做早晚做晚取汝頭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黃忠薦劉表  
姪劉磐見在攸縣閑居立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  
令班師早回荊州漢上九郡已得其半時江夏巴陵漢陽  
東吳占據夏侯惇棄了襄陽屯兵樊城立德回荊州改油  
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分屯  
於隘口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  
統守漢陽郡令呂蒙守江夏郡三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  
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却說孫權自從赤壁鏖兵  
之後久在合淝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  
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得程普兵到孫權大喜人報

魯子敬先至權遠遠下馬迎待之肅見權立於馬傍慌忙  
滾鞍下馬施禮衆將亦至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  
肅上馬並轡而行權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  
衆人聞之無不愕然權曰何時爲顯耀耶肅曰願至尊威  
德亦通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那時以安車蒲輪徵召  
肅始當顯矣權於馬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犒  
勞鏖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  
權令人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來日決敵汝聽  
知程普軍來故使人搦戰來日不必新軍赴敵只守營寨  
看吾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

時之分軍馬行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孫權金盔金甲披掛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鼓罷魏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乃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挑戰權綽鎗欲自戰之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權視之乃太史慈也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門旗下李典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讐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逕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兩枝戟一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畫桿望馬頭上便打樂進馬回宋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裡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側首撞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却說程普保孫權歸到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諫曰主公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勇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振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王公輕敵

之故自今後切宜保重權曰孤之過也從今改之少刻太  
 史慈入帳今日雖敗於曹兵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張  
 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今晚使人報來明火為號刺殺  
 張遼以報宋謙之讐某也請以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  
 史慈曰已進身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  
 曰張遼非一勇之夫乃是足智多謀之士恐有准備不可  
 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傷感宋謙之情急要報讐遂令  
 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雜  
 在軍中隨入合淝尋見養馬後槽兩箇商議戈定曰我已  
 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

曰此間雖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  
 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  
 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賞勞三軍傳令不許  
 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熟  
 睡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  
 度吾無備乘虛攻擊何以約束三軍今夜防備比每夜還  
 加謹慎可也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  
 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  
 聲太急即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  
 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

天○下○事○俱○當○如○此○不○持○一○戰○事○已○也○

三國志  
遼問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火一把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傷感不已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

四十一歲後來史官有廟讚詩云

處士全忠孝東萊太史慈姓名昭遠塞弓馬震雄師北海酌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言壯志三嘆復嗟咨

孫權將慈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其子太史亨養於府權因合肥兵敗之後心中憂悶與諸將謀士談兵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肥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正言之間忽有人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王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一面差人遷葬守禦城池玄德曰誰可以去孔明曰非雲長不

可卽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障城池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不過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吊喪乃索荊州也當下孔明如何對答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雲長高處只是不肯詭遇獲禽而黃漢升亦能知恩報恩種種都是豪傑所爲况漢升不忘韓玄而魏延借事殺之如何不惹孔明疑忌總之吾人立心不可不正大光明也不然縱有功于人亦有罪于天矣况受功之人亦未必不疑忌我也何苦枉却做了小人

請大衆大家思之何如何如

張紘勸權之語張遼對衆之言都是至理可入語錄  
世上好話何必定是道學先生方說得出也只要聽者自得知耳

第五十四回

周瑜定計取荊州

孔明聽知魯肅到教遠遠迎接接到公廨各來相見玄德待以上賓肅曰江左聽知令姪棄世吳侯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於玄德公孔明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劉琦若在荊州暫時居住今公子去世必然見還肅正爲此事而來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箇商議肅強飲數盃連逼數次玄德未及開言孔明變色言曰子敬公好不通理我主人相待直湏要說到根前自三皇

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說遠昔高皇帝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兵成四百餘年之基業傳至於今不幸姦雄並起宇宙瓜分各據一方自收稅賦有日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漢景帝玄孫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內各分茅列土而居加之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可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強惡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貪心不足而欲吞漢土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到無分汝主姓孫合請領也况赤壁破曹兵我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也若

非我借東南風信汝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江南一破休直得高以嘴又提起一喬惡極狠極說二喬擄於銅雀宮雖汝等妻子亦不能保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必能察焉子敬深通古今善辨是非何故出此言也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魯肅爭柰身上甚是不便汝等做得損人安已麼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吳侯後來周公瑾要興兵取荊州又是魯肅當回後來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魯肅口說今又不應前言失其大信魯肅無葬身之地矣肅死無恨使荊州之民立見塗炭玄德公亦受萬

代之恥笑也。願思付焉。孔明曰：曹操統百萬虎狼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以爲疥癬之疾，豈懼周郎一小兒乎？若如此，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教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爲本，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理如何？

肅曰：孔明還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暗弱，我主待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肅交立文書。玄德親筆寫成，押了字，代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曰：玄德公是我主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便辭。玄德孔明送到

船邊，與魯肅曰：子敬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容准，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只要兩家和氣，皆賴子敬一語之勞。休教曹賊笑話。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討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允與借地，實是混賴。說道取了西川，便還。他是幾時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知他誰後誰先？這等文字，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他若不還城池，必須連累足下。吳侯一怒，九族難保。魯肅聞言，癡呆了半晌，將文書擲地下，泣曰：恐玄德不負於我。瑜曰：子敬乃誠實篤厚人也。劉備乃梟雄之輩，諸

葛亮乃姦猾之徒恐不似先生之心也。肅曰：若此，如之柰？何。瑜曰：子敬是吾恩人，想借三千斛之事，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躊躇不安，捱指數日，細作回報。荆州城中揚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掛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瑜與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荆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吳侯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也。我修封申呈敬達，吳侯便教人去荆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

如此計策

謂大拙周郎周郎本相露矣

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荆州，換了劉備一角，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箇主意。於子敬身上，酒無事也。魯肅拜謝，寫了申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逕見吳侯，先說借荆州一事，呈上文書。孫權曰：若如此，何時取得？肅曰：有周都督申呈在此，用此計，可得荆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此人不可。遂喚一人而至，姓呂名範，字子衡，乃汝南細陽人也。權曰：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此人爲婿，永結親姻，共力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爲媒，望作伐往荆州一行。範曰：主公之命，安敢有違。即日收拾船隻，帶數箇從人，望荆州來。却說玄德自沒甘夫

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閑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是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話，主公都應承了。」留本人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此降，必有見諭。」範曰：「某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若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肉尚未冷，安敢望此。」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也？吾主人吳侯有一妹，美而大賢，堪以奉箕箒。若兩家共結秦晉之歡，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家國之事，並皆全美。皇叔勿生疑惑，便可一行。」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得吳侯允准，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已半百之年，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德播華夷，正所謂淑女以配君子，豈可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雖是周瑜之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

三國志 卷之七  
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人荆州萬無一失孔明定三條妙計氣死周瑜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娶孫夫人

却說玄德懷疑未決孔明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吳侯孫權權曰吾願將妹招玄德並無異心也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相待之意專候主公去結親事玄德懷疑而不敢往孔明曰吾定了三條妙計非子龍則不可行也遂喚子龍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箇錦囊袋內有三條

妙計依次而行吾當應之若不依計而行是背主也子龍曰願聽軍師密旨並不敢違孔明將三箇錦囊與子龍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納上禮物一切完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初玄德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保護大將軍子龍並離荆州前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怏怏不安早到南徐州船已傍岸子龍曰臨來時孔明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必預先開第一箇錦囊觀之依次而行子龍看了喚五百隨行軍士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應諾而去原來國老乃二喬之父平生最直居南徐子龍教玄德先往見之玄德牽羊擔酒

置幣割金先來拜見喬國老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更兼五百軍士上岸入南郡盡說玄德入舍一事城中人盡知吳侯聽知玄德已到遂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先來見吳太太夫人稱說且喜太夫人曰老身寡居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今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夫人曰老身不知此事使人請吳侯問其虛實先使幾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即日女婿在江邊館驛裏安歇五百隨身軍士都在城中買猪羊菓品皆言做親之事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吳夫人吃了一驚少刻孫權入後堂見母

親夫人搥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夫人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湏婚女大湏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婿如何瞞我女兒湏是我的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到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吾敬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郎之計因要取荊州若動刀兵恐生靈塗炭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囚之將荊州付還如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而罵周瑜曰

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却  
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便是望門寡明日再  
怎的說親酒悞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  
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之恥笑此事如何行得說  
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在口又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  
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招了劉皇叔爲婿免得  
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之豪傑  
若招得這箇女婿也不辱了你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  
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  
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乃大孝之人

如此言語隨卽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

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二百刀斧

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剝爲肉

醬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等我下手便出却說喬

國老辭吳夫人歸使人去報玄德言說來日吳侯國太親

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

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部從保之隔夜呂範先來約定來

日甘露寺相會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

坐定孫權一班謀士都到呂範又來館驛中請玄德是日

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

而來趙雲全裝慣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法  
堂上見了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俗心中有畏懼之意二  
人各敘禮畢遂入方丈拜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乃與  
荷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玄德拜謝  
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  
太問曰此何人也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  
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  
酒趙雲與玄德曰却纔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  
埋伏必無好意可告與國太玄德跪於國太席前泣而告

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出此言也玄德曰廊下  
暗伏刀手非殺將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與  
我作婿即吾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  
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問之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  
斬之玄德哀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  
國老也勸喝放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  
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嘆  
告曰若劉備能勾回荆州成王霸之業劍揮石為兩段如  
死於此地劍剝不開也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厥石為兩  
段忽然孫權後面而言曰玄德如何而恨此石玄德曰備

平近五旬不能與國家剷除賊黨心常恨焉今蒙國大招  
爲女壻此平生之際遇也却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砍  
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  
劍與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  
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東吳砍石爲兩半手起劍  
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恨石尚存後宋賢觀此勝蹟  
作詩讚曰

紫髯桑蓋兩沉沉恨石由來仰告深漢鼎未分聊把手  
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多生歲愈深  
還有市廛沽酒客雀雀誼鳩話衆啼吟 又詩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扶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  
劉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  
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  
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凝目處  
巖崖依舊抵風波 又水調歌頭一篇曰

江左占形勢先數古徐州連山峯巒如畫縹緲步危樓  
鼓角臨風悲惟烽火接天明滅往事憶孫劉千里揮戈

甲萬竈宿貔貅草凝霜風落木歲方休使君豪放談笑  
洗盡古今愁不見襄陽登覽磨滅遊人無數遺恨默然  
收叔子獨千載名與漢江流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  
一乘小船於江面上如登平地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  
乘馬信有之乎孫權聞知自思曰劉備此言語戲吾不慣  
乘馬乎英雄相遇疑忌如此可嘆可憐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  
與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知裸衣一躍騙上馬  
荷飛走下山復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  
此處名爲駐馬坡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槩多二人並轡立山河東吳西蜀興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  
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告喬國老早早畢親免生  
別事玄德次日前來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  
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  
老曰玄德寬心吾與汝去告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  
回喬國老入見國太盡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  
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  
便教畢親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

爭鬧累及不安國太交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  
免得生事玄德暗喜爲有護庇在近不懼傷害數日之內  
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  
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  
於兩傍說得玄德魂不附體試看如何

總評

華容道上特令雲長放過曹操孔明知三分天下乃  
是定局故也周瑜不知天時苦苦要爭荊州不及孔  
明何止天淵也一間未達而已乎

人問錦囊第一條妙計畢竟如何見得妙處曰周瑜

真不濟不如孔明何止萬里自國老一見并見國太  
親事遂成却是周瑜失了一個丈人玄德得了一個  
丈母也問者不解曰喬老非周瑜丈人乎今亦幫着  
玄德不是周郎失却劉郎得之而何問者大笑而退

第五十五回

錦囊計趙雲救主

却說玄德一味奸詐管家婆與孫夫則俱避其

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

侍婢擊劍為樂故房中有之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

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

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相殺半生尚懼兵器乎

盡命去之令侍婢解劍扶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玄

德以甜言美語○即無甜言美語亦自歡喜也啜誘孫夫人夫人歡喜玄德乃以金帛散

與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

三國志  
國太十分愛敬。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拆書視之。書曰：我母親力王已將吾妹聘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看畢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遂修密書，就令去人帶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曰：

周瑜百拜頓首。書上於王君明公座下。昨嘗為謀大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必須以凶為吉。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閑某張飛熊虎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在人之下者。愚謂大計軟困備于吳中，盛為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其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攻之，大事

可定矣。今若縱之，使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內之物也。願明公熟思之。書不盡言，幸垂照察。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其富貴。今若以畫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疎遠孔明，張各生怨望，而自散去，荆襄可不戰而自得也。若縱劉備歸北，終久是東吳大患。王公可從公瑾之計，而速行之。孫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器用什物，極其富麗，請妹居之。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教玄德享用。國太只說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亦不思

孔明之語中了周瑜之計。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  
任。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子龍猛省。孔  
明分付三箇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箇。任到年  
終。開第二箇。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箇。於內有神。出  
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歸。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  
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箇錦囊。看計而行。拆開視之。原  
來如此神策。卽日逕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趙子龍  
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便問其故。子龍做失驚意。  
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荆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  
子龍曰。今早孔明使人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起

精兵五十萬。殺奔荆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

須與夫人商議。子龍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王公回

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

自有道理。子龍故意催逼數番。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

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

鄉。生不能侍奉二親。死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

歲日在邇。卽日使備。悵悵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

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荆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

意。玄德跪而告曰。十八既知備安。敢瞞。過備欲不去。使荆

州有失。被天下人罵也。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

三國志  
人曰我已嫁事於君君所去處我願隨之玄德曰夫人之心怕不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也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若劉備戰死荊州沙場夫人再不適與豪傑劉備雖在九泉蒙恩不淺也孫夫人曰丈夫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耶玄德曰豈不聞俗語云公子登筵不醉則飽壯士臨陣不死卽傷赴敵之人豈敢保耶言訖淚下如雨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我苦苦哀告母親必須放我與汝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當孫夫人曰我有一計汝能從否玄德請問夫人答曰我與你正日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曰若知

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了兩箇商議已定玄德密喚子龍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夫人同走子龍曰宜想舊事勿失軍師之計時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初一日也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前來拜國太并嫂嫂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知之國太曰此孝道之事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一祭足見爲婦之禮也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更不令孫權知之夫人乘車將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十騎跟隨出城與子龍相會五百軍

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知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孫權聽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星夜務要趕上揜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忿怒轉加將案上玉石硯摔爲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吾令耶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此易曉事光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邵王豈肯下手權大

怒掣所佩之劍亦是件遲了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并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之蔣欽周泰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趨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箇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子龍曰追兵既至如之柰何子龍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前面山脚一處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說得玄德舉止失錯忙勒回馬來問子龍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柰何子龍曰主公勿憂孔明軍師有三條妙計皆在

錦囊之中已折子兩箇。並皆應驗。有第二箇在此。軍師道遇危難之時。方可用。今日何不觀之。玄德教取錦囊拆封視之。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二氣周瑜

原來周瑜恐玄德走透。先使人教吳侯江邊關防。如無兵符。不許擅開船隻。先斷了這條長江水路。又差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將軍馬擺成陣勢。忽然瞭高軍報說。前面塵起。必是玄德。二將馬上撫掌大笑曰。周都督神機妙算。果然應口。各掉兵器。

立於陣前。玄德慌問子龍求計。子龍將錦囊拆開。獻計與玄德。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勿得隱諱。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之前程。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荆州也。奪了荆州。必至殺害備。若身死。夫人安能歸乎。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憫於備也。今汝兄又欲殺害。故托荆州有難。此是求歸之計。實難捨夫人。故同至此。汝兄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

夫人之德也。夫人怒曰：吾兒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軍器，聲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賊匹夫，欲造反耶？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非是反國之臣。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荆州去，並不是私奔至此。今你兩箇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擄掠我夫妻財物耶？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的不干我等小將之事，乃是周都督的

號令。孫夫人叱之曰：你只怕周瑜，何不怕我也？周瑜殺得孔○明○料○此○公○瑾○却○不○料○此○也你，我豈殺不得周瑜？你快回去，說與周瑜村夫我夫妻自回荆州去，干你甚事？我兄吳侯尚自怕我，何況周瑜村匹夫哉？把周瑜千匹夫萬匹夫，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臣下之臣，安敢別夫人之言？又見趙子龍十分怒氣，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却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也。我二人奉吳侯尊旨，特來追捉他回轉。四將合兵一處，趲程趕來，却說玄德脫了此難，傍車而走，正行之間，背後喊聲又起，大軍趕來。玄德告

玄德此時處處靠着老婆也

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引五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君之命，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圖謀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事他人，今日歸去，湏不是與人私奔玷辱上祖？我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去回荊州，誰敢阻擋？便是我哥哥來，也湏將大禮而行。你四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各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親娘做主，况吳侯是箇大孝之人，怎敢違了

毋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箇人情。軍中俱、任、孔、明、弄、中、不見玄德，又見子龍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猶豫豫。主張不定，但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答曰：早晨過去，多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拿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有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之。我四將在岸上趕之，無問

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箇領兵沿江趕來。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劉郎浦在荊州石首縣心纔稍寬。沿江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俛首沉吟。趙雲押車仗在後向前慰之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默思。起在吳繁華之事。不覺淒然淚下。後來唐賢呂溫有詩嘆云。

吳蜀成婚此水濤明珠步障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

欲換劉郎鼎峙心 杜甫詩曰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到午舟中無日不塵沙

岸上空村盡豺虎

玄德令子龍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車馬蓋地而來。乃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眾人皆欲四散。忽見江內傍岸一字兒拋著拖蓬船二十餘隻。子龍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急切追趕不得。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一齊上船而去。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而言曰。吾已笑定多時矣。汝等回去傳

示周瑜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船已開的遠了正值順風拽起風帆望上水盡力使去岸上軍馬迤邐追襲正行之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黃蓋已死又有黃蓋也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程周瑜趕到江邊盡皆上岸追襲犬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官軍騎馬周瑜上馬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裡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口望見玄德車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嶼內一彪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蒲州解

良人也姓關名羽字雲長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提刀縱馬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之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身中數箭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高天下惡陪了夫人又折兵周瑜回顧岸上乃是上水軍趕來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救之却早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可笑周郎美巧成拙一至于此天下那有美人局在

三國志  
二  
豪傑手裡做得的除彼下愚不靈之輩迷頭不醒安  
有劉玄德作主而孔明輔之乃可行美人計者拙亦  
極矣妙哉孔明之言曰周郎妙計高天下陪了夫人  
又折兵稍有知者亦當氣死周郎周郎卽氣死亦是  
自家取的怪別人不得也

孫仲謀無端聽周郎之計輕輕把一個妹子一個母  
親做了劉玄德幫手如此軍師真可謂美無遺策也

